

摩尼教 Hylè、Āz、贪魔考

芮传明

〔摘要〕贪魔是摩尼教中暗界的最高魔首，通常被说成阴性，称“诸魔之母”。在语种众多的摩尼教文献中，见于西方的科普特语文献称它为黑疔，见于西亚、中亚等地的伊朗诸语和突厥语文献称之为阿缁，见于中国境内的汉语文献称其为贪魔。三名所指者大体相同，即以贪婪为特色的万恶之源；但其文化来源相异，分别源于希腊古典文化、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和印度佛教。该现象表明，摩尼教在布教时特别善于借鉴当地的文化，为己所用。

〔关键词〕黑疔；阿缁；贪魔

〔中图分类号〕K24;B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5—0088—12

〔作者简介〕芮传明，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摩尼教神学主张“二宗说”，即以光明与黑暗这两个完全对立的元素为主线，展开神、魔之间的永远斗争。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作为黑暗一方魁首的身份、作用、名号等问题。主要涉及三类不同语种的摩尼教文献中的相应魔首，即见于北非出土的科普特文文献中的“黑疔”(ⲕⲏⲉⲥ, 拉丁字母转写作 Hylè)、吐鲁番等中亚地区出土的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突厥文等文献中的“阿缁”(Āz), 以及敦煌出土的汉文文献中的“贪魔”。大体而言，这三者都指同一魔首，但是确切地说，却都融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本文则旨在釐清诸名的脉络与含义，确认黑暗魔首的职能与性质。

一 暗界魔首概貌

科普特文的摩尼教文献《导师的克弗莱亚》对于暗界的魔首有很多具体的描绘，在大多数场合，这一魔党魁首被称为 ⲕⲏⲉⲥ，也就是希腊文 Ἔϛ (拉丁字母转写作 Hylè)。而 Hylè 一名，本为“木材”、“物质”之意，在古希腊的哲学用语中，则为“实质”、“原质”、“原始物质”之义；此外，按照二元论的思想，又是与“心灵”、“精神”相对立的“物质”。本文所引用的英译本将此名意译为“Matter”。奥古斯丁在五世纪初撰文批驳摩尼教教义时，曾特别提到该教用 Hylè 作为魔名，是错误的。因为一切源自上帝的东西都是善良的，包括原质在内；故创制有形存在物的 Hylè 决不是邪恶。就此看来，摩尼教使用此词作为暗界魔魁的名号，显然是有意识的，它旨在强调“物质世界”之恶，而凸现精神世界之善。所以，本文基本上按音译的原则，同时兼顾含义，将 Hylè 一名译作汉文名“黑疔”，以免读者混淆这一摩尼教专名与“原质”的含义。下面为《克弗莱亚》第5章对黑疔的两段描述：

第二黑夜是黑疔，女雕塑师……，她塑造了……以及在暗界的整个主宰权。她把它制作成具有五种感觉器官的五男五女，每个世界两人；同时还有男人和女人体内的激情和性欲，激发他们相互亲密。它们是第二黑夜的十二精灵。正是这个黑疔，死亡之思，她给予了黑暗之王及其诸魔力量，以展开对付伟大永世的战争。

该文献是20世纪20年代末在埃及法雍(Fayyum)以南沙漠中发现的7个写本(共2000余页)中的一部分。1940年和1960年相继出版了德文译本。本文所采用者是Iain Gardner于1995年出版的英译本，题为The Kephalaia of the Teacher-The Edited Coptic Manichaean Texts in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E.J.Brill, Leiden, 1995。下文引用时均用略称The Kephalaia。

见Augustin, Against the Manicheans (De Natura Boni Contra Manichaeos), Chap.18“Hylè, which was called by the Ancients the formless Material of things, is not an evil”。英译文载网页<http://essenes.net/augustinagainstm.html>。

The Kephalaia, Ch.V, 26¹⁻²⁰, p.30。

第三黑夜是五个肉欲世界……五男与五女，由上方的诸魔所生。他们坠落大地上，在干地和湿地上显现出来；同时还有他们体内的激情和性欲，驱使他们相互亲密。黑疔（即死亡之思）本身，即是所有这些人的母亲；在他们之间，她被称为“黑夜”。

由此可以得知，黑疔是暗界的最高主宰；她制造了男人和女人，并且激发起他们的情欲；值得注意的是，她不但创造了人类，并且还是‘暗界之王’（the King of the realms of Darkness）的母亲！亦即是说，真正作为主帅而与明界斗争的，不是暗界的“王”，而是黑疔。

下面则是中古波斯语文献关于阿缙（Âz）创造男人和女人的详细描述：

于是，诡计多端的阿缙十分震怒，她便欲采取措施，她想到：“我将按照我所见到的纳里萨神（God Narisah，即第三使——引者）的男身和女身的形貌，制造一男一女，这样，他们就成为我的外衣和面纱了。……由于我，这两人将不会被夺走，我不会允许痛苦和不幸降临到他们头上。”因此，阿缙将从天上落到地下的一切诸魔的生育物作为外衣，给雄性阿斯雷什塔（Asrçshtâr）及雌性阿斯雷什塔二者穿上；他们状若狮子，淫荡、狂怒、罪孽深重、令人恐惧。她把她们作为自己的面纱和外衣，内藏狂暴。正如阿缙在最初就其居所黑暗地狱里教唆男身和女身的诸魔、诸巫、怒魔、众多马赞（Mazan）和阿斯雷什塔，让他们纵欲和交媾那样，她此后又开始教唆从天下落到地上来的另一些雌、雄马赞和阿斯雷什塔纵欲和交媾，致使他们变得淫荡，躯体相连，混杂在一起，从而生出怪物后代。阿缙因此可以吞食这些产物，用以制造出两个创造物，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她曾见过战车上诸神的男性后代，于是以此为原型，她创制了最初男人（the first man）。她还将他与上方和天上的诸多马赞、阿斯雷什塔以及黄道、星辰结合起来。以至在他上方由马赞、黄道降下愤怒、淫欲和罪孽之雨，从而使他变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像马赞，越来越贪婪和淫荡。当这男人诞生之后，她便为他取名“最初男人”，即吉穆尔德（Gçhmurd）。然后，状若狮子的雌、雄阿斯雷什塔又吃了其同类的同样的生育物，充满了淫欲，于是他们交合，混杂在一起，躯体相连。阿缙用马赞们的生育物供他们尽情吞食，她遂以同样的方式创制了另一个躯体——女人，她具备骨、筋、肉、脉、皮。

她（阿缙）曾见过战车上诸神的女身后代（即明女，Maiden of Light），于是以此为原型，创制了最初女人（the first woman）。她将她也与天上的黄道、星辰结合起来，以至在她上方也由马赞、黄道降下愤怒、淫欲和罪孽之雨，从而使她变得越来越残酷和罪孽深重，充满了淫邪和性欲，遂能以其淫欲欺骗最初男人。于是，他们就会变得贪婪和淫荡，狂暴、恶毒、残忍地行事；就会攻击水、火、树木、植物，崇拜贪婪和淫欲，干诸魔所干的事，并将堕入地狱。

此后，当这女人诞生后，诸魔便为她取名“荣耀女人”（Female of Glories），即穆迪雅纳格（Murdîyânag）。这一男一女出世，被哺育，并成长后，阿缙和阿斯雷什塔诸魔欣喜异常。阿斯雷什塔的头领召集起马赞和阿斯雷什塔们，对这两人说道：“为了你们，我已创造了大地和苍穹、太阳和月亮、水与火、树木和植物，以及野兽和家畜，使得你们因此得以欢乐、幸福、高兴，履行我的意愿。”被派来作为这两个孩子之护卫的可怕的马赞怪物想道：“他要保护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从我们身边带走。因为马赞和阿斯雷什塔害怕诸神，害怕他们前来，攻击和禁闭我们。因为这两个孩子是按照诸神的形貌创制出来的。”

显然，这里所引中古波斯文文献中的“阿缙（Âz）”，与前引科普特文文献中的“黑疔（Hylè）”实际上是属于魔界的同一种角色，即是利用诸魔的生育物，创制了相貌酷似诸神的男人和女人，并且激发其强烈的情欲和贪婪心，犯下罪孽，对抗明界。亦即是说，黑疔、阿缙都是邪恶的原创者。

The Kephalaia, Ch. V, 26³³⁻³⁴ - 27¹⁻⁶, pp. 30-31.

见于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伊朗语文献。英译文转引自Jes P. Asmussen, *Manichaean Literature-Representative Texts Chiefly from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Writings*, pp. 128-129, Delmar, New York, 1975（下文引用时略称Literature）, 原文献为T III 260 e I = M7984, 以及T III 260 c = M7982, 中古波斯语:MM I: 191-97; Cat. p. 133.

见Literature, pp. 129-130. 原文献为T III 260 d I = M 7983, 中古波斯语:MM I: 198-201; Cat. p. 133.

接着，我们看看摩尼教汉文文献中的“贪魔”：

于是，贪魔见斯事已，于其毒心，重兴恶计：即令路傍及业罗决，以像净风及善母等，於中变化，造立人身，禁囚明性，放大世界。如是毒恶贪欲肉身，虽复微小，一一皆放天地世界。业轮、星宿、三灾、四围、大海、江河、干湿二地、草木禽兽、山川堆阜、春夏秋冬、年月时日，乃至有碍无碍，无有一法，不像世界。喻若金师，摸白象形，写指环内，於其象身，无有增减。人类世界，亦复如是。……

如此肉身，亦名故人。即是骨、筋、脉、肉、皮、怨、嗔、淫、怒、痴，及贪、饕、淫，如是十三，共成一身，以像无始无明境界第二暗夜。即是贪魔毒恶思惟诸不善性，所谓愚痴、淫欲、自誉、乱他、嗔恚、不净、破坏、销散、死亡、诳惑、返逆、暗相，如是等可畏无明暗夜十二暗时，即是本出诸魔记验。……

其次复有两种暗夜。第一夜者，即是贪魔；其十二时者，即是骨、筋、脉、肉、皮等，及以怨憎、嗔恚、淫欲、忿怒、愚痴、贪欲、饥火，如是等辈，不净诸毒，以像暗界无始无明第一暗夜。在此，贪魔的主要“业绩”也是“造立人身”——创制男身和女身。男身模仿明界主神之一“净风”，即西文所称的Living Spirit；女身则模仿另一主神“善母”即Mother of the Living。虽然上引中古波斯语文献声称，阿缙分别模仿明界之神第三使(the Third Ambassador)和明女(Maiden of Light)而创制了人类的最初祖先，但是这一细微区别不足以否定贪魔与阿缙角色的同一性，因为无论是黑疔，还是阿缙、贪魔，都不但创制了最初的男人与女人，还使他们充满了贪婪、淫欲等毒恶品性。

所以，在摩尼教遍及亚、非大陆的不同语种的文献中，黑疔、阿缙、贪魔指的都是同一个魔类角色，她为雌性，并是暗界的最高统帅。

二 黑疔析

上文已经谈及，黑疔(ûêç, Hylè)一名见于科普特文文献中，本节则详细地考察一下这类文献所反映的魔首黑疔的具体形象、职能和地位。

1. 暗界魁首，众魔之母

在科普特文文献中，黑疔(ûêç)只是同一角色的主要名号，而非全部，《克弗来亚》(The Kephalaia)英译本将其意译作“Matter”，本文的汉译则作“黑疔”。“黑疔”最为突出的一个角色，是拟人化的魔界魁首。《赞美诗集》(The Psalm)这样描绘黑疔道：

我听到了医治师的呼喊，伏魔师的呼喊声传到了我这里。我听到了医治师治愈其不幸者的呼喊。他站立着，他治愈了他的心爱者，使其信徒完美无瑕。……的呼喊，在……面前恳求……“啊，医治师，治愈我吧，解除我的……啊，魔法解除者。你并非治疗大地，你治愈的并非俗世；你治愈的是充满生机者的居地。”“我怎么能治愈你，啊，黑疔，你这雌狮，俗世之母？我是使人康复的医治师，而你却是致人创伤的伤害者。我是……但你却是个打人者、阶层低贱，你是可恶的……你为明界的财富做了些什么？”

这里，黑疔被称为“俗世之母”；而按摩尼教的教义，“俗世”(this world)一名往往与“明界”相对，是暗魔肆虐，光明受苦受难的处所，也就差不多相当于“暗界”。所以，“俗世之母”当即暗界魔首的异称。应该注意者，是其性别为阴性，故她的另一称号为“雌狮”。在以拯救光明分子(亦即“治愈”人

此文原件为20世纪初敦煌地区发现的手抄残片，最早刊布者为罗振玉，题名《波斯教残经》；后以同名收载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2年。下文简称“大正藏”)，第54册，2141B号；陈垣题其名为《摩尼教残经一》，作为《摩尼教入中国考》之附录(此文收载于《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本文正其名为《摩尼教残经》，文字依据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附录的“释文”部分(217-229页)。

该文献与《克弗来亚》一样，也是1929年前后在埃及发现的七个纸草写本之一，此书保存得较好的第二部分经阿尔伯里释读和英译，于1938年出版。本文即采用这一译本：C.R.C. Allberry, A Manichaean Psalm-Book (Part II), Stuttgart, 1938. 下文略称The Psalm。

The Psalm, Psalms of Thomas, Ch. XIV, 220²⁵⁻³¹-221¹⁻¹⁰。

类)为职责的明界神祇“医治师”(physician)的眼里,黑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角色了。

黑病既称为“母”,也就有“子”,其“子”便是暗界诸魔。下引《赞美诗集》描绘的是被诸魔禁锢在肉体中的光明分子所作的痛苦哀叹:

他们以其怒火焚烧我,他们起而对付我,他们奔跑着……我,就如没人看管的羊群。黑病和她的儿子们将我分割包围,他们以其烈火焚烧我,他们把憎恶的外貌给予我。与我混杂在一起的陌生者,对我一无所知;他们品尝我的甜蜜,他们欲图将我与他们束缚在一起。我是他们的生命,但他们是我的死亡;我在他们的覆盖下苦苦支撑,他们把我当作外衣穿在身上。我住于万物之中,我背负着诸天,我是基础,我支撑着诸地,我是照耀四方,给予灵魂欢乐的光明。我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一切树中的乳汁,我是被黑病诸子覆盖的甜水。

“黑病和她的儿子们”一语,清楚地道出了黑病作为诸魔之母的身份,同时也显现了其阴性的特征。

最能体现黑病在暗界之最高主宰权的一段文字,见于《克弗来亚》第六章。首先,启蒙导师对弟子们说道:暗界在最初就有五个“货栈”(storehouse),有五种元素从其中涌出;又有五种树由这五种元素构成;再由这五种树生成五类生物,分居五个世界,雌雄兼有;五个世界有五个国王、五个精灵、五个躯体和五种味道,互不相像。

接着,它相继谈及了五个世界的五个君王。第一个君王是烟尘世界之王,他来自暗界深处,是“一切邪恶与狠毒之首”。这一“黑暗之王”(the King of Darkness)身具五种形貌:头若狮子,手足像魔鬼,双肩似鹰,腹部如龙,尾巴像鱼。此王还有五种品性:第一是黑暗,第二是腐臭,第三是丑陋,第四是苦难,第五是燃烧。不过,“他还有另外三个品性。第一,他的躯体十分强硬、坚韧,正如她制造他……冷酷心肠;即是黑病,她即死亡之思,她按照暗界的性质塑造了他。这就是烟尘世界君王之躯的模样。他比任何铁、铜、钢、铅都坚硬。根本没有屠刀、也无任何铁器能够……他和切割他。因为他的创制者黑病将他制作得……强壮和坚硬。”

不难看出,这一“烟尘世界君王”既是“一切邪恶与狠毒之首”,也就差不多相当于摩尼教诸多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率魔众与明界为敌的“黑暗之王”;西文以“King”称呼之,则表明他是男性。但是,这段文字清楚地显示,魔界的真正魁首却非男性的黑暗之王,而是女性的黑病!黑病“按照暗界的性质塑造了他”,并将他制造得强壮、坚硬、心肠冷酷,则黑病之地位更在暗王之上,自不待言。由此可以推断,其他四个暗界君王也应是黑病所创制。所以,女性的黑病才是与明界主神大明尊相对应的暗界魁首,这与前文引语“正是这个黑病,死亡之思,她给予了暗界之王及其诸魔力量,以展开对付伟大永世的战争”相呼应、吻合。

2. 邪恶思维的象征

黑病除了体现为拟人化的魔界魁首外,有时候,往往主要象征了恶毒的思维。《克弗来亚》卷73用整整一卷的篇幅谈论了“黑病的妒嫉”,而妒嫉则是“见于暗界的最初本性”,当即恶毒思维的根本。例如:

她(指黑病——引者)妒嫉使者在高空向她展示,并被她所看见的最初形象。她确立了肉体的印记和形象,把这形象施之于她自己诞生的肉体上。第三次,她妒嫉第一个人类亚当。……第四次,她妒嫉所有的最初诞生者和最早的父尊们,以及作为一切使徒之父的受祝福的基督。……她还妒嫉我(指摩尼——引者),因为她希望在其故土上最终成神。她在妒嫉我以后,还妒嫉我的一切正直、我的整个教会,以及我的全部新信徒。她哪怕看到一个贤明聪慧、真实无虚、合乎正道和信仰坚定的人都忍受不了。她以其邪恶的心思妒嫉人。……她使得人们相互仇恨,相互厌恶,并且愈演愈烈。她竭尽全力地反对导师和正直的选民。……这就是黑病,死亡之思的心愿。这就是她从世界之初直到现在,从我个人直到我的教会,施之于整个生命之族的邪恶妒嫉。因此之故,贤明聪慧者应该信仰坚定,不弃真理和希望,那么,他就既不会被黑病击败,也不会受到威吓,也不会屈服于暗界黑病的妒嫉与仇恨。他将会坚定地……明尊,充满希望和信念,克服……。

The Psalm “Psalms of Jesus”, Ch. CCXLVI, 54¹⁵⁻³⁰。

The Kephalaia, Ch. VI, 30¹⁷⁻³⁶-31¹⁻¹⁶, pp. 34-35。

The Kephalaia, Ch. LXXIII, 178²⁸⁻³¹-180¹⁻²⁵, pp. 188-189。

虽然上引文中对黑病仍然使用了拟人化的措辞，但是不难看出，这不过是“妒嫉”这种思维的集中代表；特别说明问题的，是黑病的同位语“死亡之思(thought of death)”，亦即是说，黑病就相当于导致“死亡”的思想。这类同位语组合，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克弗来亚》中。例如，“正是这个黑病，死亡之思，她给予了黑暗之王及其诸魔力量，以展开对付伟大永世的战争。”“黑病(即死亡之思)本身，即是所有这些人的母亲；在他们之间，她被称为‘黑夜’。”“即是黑病，她即死亡之思，她按照暗界的性质塑造了他。”“关于这个黑病，这个死亡之思。”“他猎取黑病，死亡之思，以及一切其他邪恶势力。”诸如此类的描写，表明“黑病”在摩尼教中，恐怕主要只是与“灵知”(gnosis)相对立的邪恶思维的表征。

3. 黑病即“罪孽”

有时候，与黑病扮演同一角色的，则被称为“罪孽(Sin)”，我们比较一下《克弗来亚》的两段记述，便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

使者(Ambassador，即明界主神之一第三使)前来时，他展示了其化身，净化了光明(分子)，并将它们带离诸天。然而，存在于一切诸魔中的黑病却喷射而出，喷向使者的化身。它为了溅到他喷向上方，但是未能达到。它散落回来，落到阴暗面上。当它从上方下落之时，散落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落到轮上，另一部分落到地上，另一部分落到海中。

在另有一段类似的描绘中，喷射者的目的同样是“向上喷射使者的化身”，结果同样是“被阻隔而落下”，只是喷射者由“黑病”换成了“罪孽”，则知二者本是同一：“这五个了望台不时地遭受苦难。这样，在荣耀守护者(Keeper of Splendour)的了望台，罪孽想要向上喷射使者的化身。但是他们将它阻隔在彼处，它于是羞辱地落了下来。”更有一段描述，不但情节与上引文字相同，并且还清楚地指出，“罪孽”即是“黑病”：

启蒙导师这样对他们说道：从诸魔喷射而出的罪孽，即是黑病，它射向使者的化身。但它在那里被隔离，遂落到地面，因为诸天并不接纳它。当它落到地上后，它便生成了树。它安居在树木中，形成了果实。

显而易见，这里所言之事与前引文所述是同一回事，故“罪孽”为黑病的另一异称，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这里的“罪孽”的状貌与前引“状如雌狮”、“众魔之母”的黑病，已有所不同：它“存在于诸魔中”，并“喷射而出”，似乎是一种流体物质了。其含义究竟是什么？从下引文字中似乎可知概况：

当堕胎物(即向上喷射而回落的“罪孽”——引者)落到地上后，第二次……果实，它采用了他们的形象，以其魁首暗魔的身份说话。他对同伴们说：来吧，把你的光明给我，我将按高贵者的样子为你塑造一个形象。他们便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他们将光明给了他，他就塑造了……启蒙导师又说道：喷射而出的罪孽……那即是见到使者化身，构建了树，并安居其内的黑病；此后它出现在果实中……它进入诸魔……他们按高贵者的化身而制造了亚当与夏娃。由于曾见过使者形象的罪孽的活力，它通过果实而进入诸魔。它采用他们的形象，他们也塑造了……他们按照他的指令而生育了二者……；他与一个相象，与另一个不相象。看哪，我已经教导了你们：诸魔如何利用罪孽进入果实的方式而制造了亚当和夏娃，他被规定按照高贵者的形象而制造。

这里表述的大致意思是：罪孽或者黑病曾以某种非人非动物的方式进入水果，进入诸魔，从而模仿明界主神之一第三使的化身，制造了最初的人类——亚当与夏娃。按摩尼教之说，亚当与夏娃，特别是夏娃，

The Kephalaia, Ch.V, 26¹⁸⁻²⁰, p.30.

The Kephalaia, Ch.V, 27⁵⁻⁶, p.31.

The Kephalaia, Ch.VI, 31¹⁰⁻¹¹, p.35.

The Kephalaia, Ch.XXIV, 74⁵, p.75.

The Kephalaia, Ch.LIII, 129¹¹⁻¹², p.138.

The Kephalaia, Ch.XLVIII, 122²⁴-123¹, p.130.

The Kephalaia, Ch.LXX, 171¹¹⁻¹⁵, p.181.

The Kephalaia, Ch.LVI, 137²³⁻²⁹, p.145.

The Kephalaia, Ch.LVI, 137²⁹⁻³²-138¹⁹, pp.145-146.

都杂有暗魔的邪恶成分，所以，无论是“黑疔”还是“罪孽”恐怕主要还是邪恶思想、品格的象征，而不完全是某个具体的生物。

三 阿缙辨

在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突厥文等语种的摩尼教文献中，常常见到的一个暗魔魁首名号是 $\hat{A}z$ ；其地位、作用相当于前文所引科普特文献中的 $\hat{u}e\hat{c}$ （Hylè，黑疔）。兹据诸多文献，对“阿缙”角色进行辨析。

1. 贪欲之魔，罪孽之母

“魔名阿缙（ $\hat{A}z$ ）和阿赫尔曼（Ahrmçn）见于摩尼教文献中。阿缙是贪欲之魔；阿赫尔曼是初人奥尔密兹德（Ohrmizd）的敌手。在摩尼教文书中，阿赫尔曼与阿缙经常扮演着邪恶势力的角色。”这是后世学者对于阿缙形象的概括，其特色是强烈的欲望和十分的邪恶，故赋予“贪欲之魔（demon of lust）”的名号。事实上，从前文所引中古波斯语文献描绘的阿缙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情节中，已经可以看到，正是阿缙使得最初的人类极端的贪婪和淫欲，则阿缙乃贪婪和淫欲之源，自不待言。

一份帕提亚文文书描绘阿缙道：“……还有……阿赫尔曼（Ahrmçn）以及诸魔在五洞穴（即暗界的五个部分）展开了战斗，一个洞穴深于一个洞穴。阿缙即诸魔之母，一切罪孽从她而出。她来自五洞穴，那里拥有五毒泉以及咸、酸、辛、甜、苦五味……拥有五……”在此，阿缙被清楚地称作“诸魔之母”，也就是一切罪孽的源泉，因为“一切罪孽从她而出”；当然，她属于雌性或阴性，也是明白无误的。另一份中古波斯文文献描绘了阿缙制造人体，束缚灵魂，以及光明神奥尔密兹德拯救灵魂的过程，展示了阿缙的邪恶行径：

阿缙，一切诸魔的邪恶母亲，变得狂暴愤怒，她为自助而制造了严重的骚乱。她用雄魔的泄物、雌魔的污垢制造了这个躯体，自己进入其中。然后，她用五明子，即奥尔密兹德神的甲冑，制成了善良的灵魂，并将它束缚在这个躯体内。她使第一个人类变得犹如瞎子和聋子一般，朦瞳无知，易受欺骗，以至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起源和家族。阿缙创造了人体和监狱，囚禁了伤心欲绝的灵魂。灵魂说道：“我的狱卒是盗贼，是雄魔、雌魔和巫婆！”她将灵魂牢牢地束缚在这欺诈的躯体中；她使其变得充满仇恨和邪恶无比，狂暴愤怒和报复心重。此后奥尔密兹德神十分怜悯这些灵魂，于是呈现人身，降临人间。他使得阿缙身受重伤；他并向第一个人类清楚地展示了曾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很快地揭示出，这一肉体并非由奥尔密兹德神创制，该灵魂也并非由奥尔密兹德神所羁缚。这位幸运者的聪慧的灵魂于是得到复苏。他相信善良主神奥尔密兹德的灵知。他犹如一位积极的英雄，最大限度地接受了和平诸印（即摩尼教——引者）的指令和规则。他丢弃了死亡的肉体，永远获救；他升入天堂，前赴欢乐之地。

阿缙用诸魔的排泄物与污垢制造了第一个人类，用肉体束缚了灵魂，使得人类变得充满仇恨，邪恶无比。所以，把她称作“一切诸魔的邪恶母亲”，是恰如其分的。在突厥文的《忏悔文》中，阿缙还被加上了“贪得无厌和无耻之尤”的形容词：

奥尔密兹德神与五明神一起降临，指挥一切诸神与邪魔战斗。他与兴奴（Simnu）的邪恶行径及五类魔斗争。当时，神与魔，明与暗混杂在一起。奥尔密兹德神的儿子五明神，我们的灵魂，与邪魔战斗了一段时间，受了伤。遂与诸魔之首的邪知以及贪得无厌和无耻之尤的阿缙魔的140万邪魔混和在一起，他变得不明事理和意志薄弱：他彻底忘记了自己曾在那里诞生和被创造的永生诸神的

L.J. Rudolf Ort, *Mani, A Religio-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His Personality*, p.50, E.J.Brill, Leiden, 1967.

见Literature, p.119. 原文献为M 183 I, 帕提亚文; Cat. p.14.

见Literature, pp.133-134. 原文献为S 9, Leningrad 中古波斯文。

本文的原文为突厥文，此神的拉丁文转写为Xormuzta，而前引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文书中同一神祇的拉丁文转写则为Ohrmizd，二者的读音略有出入。但为了避免异译名而产生歧见，故本文统一作“奥尔密兹德”的汉文音译名。

突厥文文献中的角色“兴奴（Simnu）”，相当于伊朗语文献中的“阿赫尔曼（Ahrmçn）”。

乐土，他与光明诸神分离了。

这里描绘的仍是摩尼教的创世神学：受大明尊派遣而与暗界诸魔作战的初人（即奥尔密兹德）被暗魔击败，五个儿子“五明子”被诸魔所吞，即光明分子（实际上就是人类的灵魂）被暗魔所夺，从此受尽煎熬，难以脱离羁绊，并且几乎失去了“灵知”。在此，阿缙被称为“诸魔之首”，并被斥为“贪得无厌和无耻之尤”。同样的措辞见于同一文献的另一段：

我们由于自己的恶行和罪过，招致了极大的痛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下的五明神的光明堕入了邪恶之处，由于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的灵魂迷失在贪得无厌和无耻之尤的阿缙魔的爱欲中。正因为如此，主啊，我们祈求从罪过中解脱出来。原谅我的罪过！为了神圣的宗教预兆！

按照摩尼教的教义，人们最大的罪过是囚禁灵魂，使之被“魔”所惑所困，丧失灵知；而“灵魂”即光明分子，肉体即“魔”。这里所言的“阿缙魔的爱欲”，通常也就是喻指世人皆备的贪心、肉欲等。由此亦见摩尼教实际上是将现实的世界和存在视作最大的对立面的，而阿缙则是这对立面的拟人化的象征物。

2. 琐罗亚斯德教中的阿缙

然而，摩尼教的众魔之母阿缙（*Âz*）却并非新创，而是从琐罗亚斯德教借鉴来的一个神话角色。在该教的神学中，有个名为阿缙（*Âz*）的邪灵，它是一个威力巨大的毁坏者。与之关系密切的一个伙伴名叫尼亚缙（*NiyÂz*）。“*Âz*”之意为贪婪，“*NiyÂz*”则义为渴望。它俩在许多场合被相提并论，通常都是指超自然的邪魔。

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称为《阿维斯塔》（*Avesta*），今天所见者是其残卷，由好几个部分构成。在《伽萨》（*Gâthâs*）中，并未提及阿缙（*Âzi*，是为巴拉维语的表述），但在《小阿维斯塔》（*Khorda Avesta*）、《万迪达德》（*Vendidad*）、《创世纪》（*Bundahishn*）等经典中，则多次提及。例如，《万迪达德》的一段描述表明，阿缙是阿塔尔（*Âtar*）的死敌：阿塔尔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即奥尔密兹德）的儿子，司职火神。但是他因受阿缙的严惩威胁而多次呼吁求救：

在黑夜的第一时分，阿胡拉马兹达的儿子阿塔尔向屋主呼吁求救，他说道：“房东呀，赶快起来！穿好衣服，系上腰带，洗净双手，拿起木柴，前赴我处。让我点亮这洁净的木头，用你十分洁净的双手擎持。由诸魔所生的阿缙前来我这里，将我吞食，意欲把我从这个世界上毁灭。

接着，这番呼救之语又重复了两遍，区别只在于：“在黑夜的第二时分，阿胡拉马兹达的儿子阿塔尔向农夫呼吁求救”，以及“在黑夜的第三时分，阿胡拉马兹达的儿子阿塔尔向神圣的斯劳沙（*Sraosha*）呼吁求救”。斯劳沙随即唤醒了神鸟（公鸡）帕洛达希（*Parodarsh*），要它唤起大家，对付邪魔。不难看出，当黑夜的三个时分过后，公鸡司晨，已是黎明了。故阿塔尔的对头阿缙也就是黑暗即邪恶的象征。

阿缙（*Âz*）的邪恶，如其名含义所表达的那样，特别体现在贪欲上。大约成于公元八、九世纪的巴拉维语文献《创世纪》（*Bundahishn*）描述阿缙的贪欲程度道：“贪魔阿缙吞食一切事物，由于匮乏而无物可获时，它就吞食自身。它是一个无法填满的深壑，即使整个世界的财富全部给予它，也从来不会满足。因此有人说道：‘其贪婪的眼睛犹如没有边界的旷野。’……还有人说道：‘贪魔阿缙的威力在于其人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妻子，甚至诱骗他人的妻子。’”显然，阿缙的贪欲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贪食，二是贪财，三是贪色。这三种贪欲兼而有之，则无疑会导致“世界的毁灭”了。

在琐罗亚斯德教——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是楚尔凡教派——中，善神奥尔密兹德（*Ohrmazd*，亦

Jes p. Asmussen, *X'âstvâniftî: Studies in Manichaeism*, p.193(原文献为T II D 178 IV的正面), Prostant Apud Munksgaard, Copenhagen, 1965。下文引用时略称 *X'âstvâniftî*。

X'âstvâniftî, p.198 原文献为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文书 *Manichaean script* XV B。

《阿维斯塔》的全书并非成于同一时代和地点，而是古波斯宗教、习俗、神话等资料的结集。据云，原有21卷，但流传至今仅存的一卷，是为记录宗教仪礼的典籍，包括传说、法规、赞歌三部，分别为《雅斯那》（*Yasna*）与《伽萨》（*Gâthâs*）的合集、《维斯帕赖德》（*Visperad*）及《万迪达德》（*Vendidad*）。此外，尚有《小阿维斯陀》，即《科尔塔阿维斯陀》（*Khorda Avesta*），可供俗家信徒阅读。《伽萨》是琐罗亚斯德本人的手记，最能表述他的思想。

Vendidad, Fargard 18, 译自James Darmesteter and 的英译文 *from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ume 3, New York, 1898 电子版。

引自B.C.Anklesaria (tr. in Eng.), *Iranian or Greater Bundahishn*, Chapter XXII, pp.240-241, Bombay, 1956

楚尔凡教义（*Zurvanism*）早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就已创建，是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教派，后来被视作异端。楚尔凡（*Zurvan*）是巴拉维语（即中古波斯语）的音译，意为“时间”或者“命运”。

即 Ahura Mazda) 与恶神阿赫尔曼 (Ahriman, 亦即 Angra Mainya) 是孪生兄弟, 他们都是由超神楚尔凡 (Zurvan, 义为“时间”) 所“生”。楚尔凡“生”他们的大致过程是:

楚尔凡在天地以及一切事物尚未创建之前就已存在, 他献祭了一千年, 以便有个名叫奥尔密兹德的儿子, 由他来创建万物。由于他暗自怀疑, 这样的献祭是否真有效果, 故奥尔密兹德由献祭孕育而成, 阿赫尔曼则由怀疑孕育而成。当楚尔凡意识到两个儿子已在孕育时, 便发誓道: 哪个先出生, 便立他为王。阿赫尔曼闻得此言, 立即抢先冲破子宫而出生, 奥尔密兹德则在其后出生。楚尔凡发现, 他真正希望的芳香而光明的儿子是后出生的奥尔密兹德, 而先出生的阿赫尔曼则恶臭而黑暗。但是, 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 故只能让邪恶的阿赫尔曼为王九千年。

有意思的是, 阿赫尔曼用以破坏的主要武器来自于楚尔凡的赠予, 该武器即是阿缙 (Âz), 亦即贪欲。公元九世纪, 信奉楚尔凡教派的扎德斯普兰 (Zadspram) 在其著述中写道:

当第一次创造开始运作之时, 楚尔凡将黑色和灰色的外衣带给阿赫尔曼, 劝导他道: “这像火一样炽烈的物品, 能使一切生物陷入烦恼, 它的质料即是阿缙 (= 贪欲)。当九千年结束之时, 你若还不能完全实施你在最初发出的威胁, 即是令一切物质存在仇恨奥尔密兹德而喜欢你,那么, 阿缙就会运用这些武器, 吞食你的创造物; 而她本身也会挨饿, 因为她再也不能从奥尔密兹德的创造物那里获得食品。就如青蛙生活在水中时, 能依靠水而活着, 但一旦水消退了, 青蛙也就干渴而死。”

在此, 阿缙既是一件物品——楚尔凡送给阿赫尔曼的一件礼物, 又是拟人化的一个邪魔, 并且表现为雌性。尽管我们很清楚, 她也如摩尼教文献中的阿缙一样, 大体上只是邪恶思想的象征, 但是在诸魔中的地位, 却颇不相同: 在琐罗亚斯德教中, 她只是邪恶主神阿赫尔曼用以对付善神奥尔密兹德的一件武器和工具; 而在摩尼教中, 她则是诸魔之母, 地位显然“尊贵”得多。这是阿缙在二教中的区别之一。

另一方面, 二教中的阿缙的含义,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如前文所述, 在摩尼教中, “物质” (英文 matter, 科普特文 Hylê) 被视同于罪恶之首, 它所指称的魔首即是在其他场合用“贪欲” (Âz) 指称的同一魔首; 易言之, 在摩尼教教义看来, “物质”与“贪欲”是同义词, 可以互换。然而, 在琐罗亚斯德教中, 无论是正统派还是楚尔凡教派, 对于这两个词从未赋予过类似的含义。恰恰相反, “物质”本身正是人们获得永生的载体, 而“贪欲”则如传染病一般, 从外部攻击“物质”。

成于公元九世纪的一部琐罗亚斯德教百科全书《登卡德》(Denkard 或 Dinkard), 解释了阿胡拉马兹达创造整个世界的前因后果; 这些记述表明, 善神创造物质世界, 正是旨在对付恶神, 故物质世界在此非但不是如摩尼教所言的是邪魔的产物, 反而是善良一方克制邪魔的武器:

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察觉到, 邪魔将要进击精神世界, 于是就立即创造了物质世界, 包括其中的动物与植物, 如牛、狗、马、羊、鸡等, 还有原人迦约马特 (Gayomart) 以及物质世界活力的火。在第一个三千年内, 迦约马特过着完善的生活, 不懈地祀奉阿胡拉马兹达。但是, 随后正如善神所预见的那样, 邪魔被物质世界所引诱, 就前来劫掠。恶神污染了海洋、大地, 导致了植物和树林枯萎、死亡。他攻击原牛, 使之很快死亡; 原人迦约马特也在鏖战三十年后最终被杀。于是, 死亡遍布了大地。

然而, 从旧植物上长出了新植物; 从迦约马特的尸身上生出了第一个男人和女人, 此即马什耶 (Mashya) 和马什耶娜 (Mashyana), 他们神圣地结合, 生出了更多的孩子。善神将爱情和重合带给了物质世界, 就这样, 使邪魔所导致的死亡和毁灭徒劳无功。

邪魔因此企图逃离物质世界, 但是善神阻断了他的去路, 隔断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 只留裁判桥 (Chinvad) 作为唯一通道, 邪魔遂被截留在物质世界而遭善神一方的围捕。善恶两方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最后, 由善神派遣的救世主 (Saoshyant) 将邪魔彻底击败, 再造新世界。此时的新世界中, 不再有悲伤、贫穷、疾病、死亡, 也再无饥渴。

见亚美尼亚的基督教护教论者 Kolb 的 Eznik 之记载, 可能采自公元四世纪的一份散佚的巴拉维语文献。其英译文见于 Mary Boyce (ed. & tr.),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Zoroastrianism*, p.97,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转引自 R.C. Zaehner, *The 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 New York, 1961 电子版 网址: <http://www.farvardyn.com/zurvan4.php>

由此可知，人类所居的这个世俗世界及其中的一切事物，不但最初由善神创造，还由光明诸神重新改造，最终成为一个美好的乐园。因此，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看来，“物质”是值得赞颂和肯定的。

此外，公元九世纪，波斯祭师扎德斯普兰（Zadspram）所编的巴拉维语典籍《创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奥尔密兹德在创造食肉鸟瓦雷沙（Varesha）时，这样对他说道：“啊，大鸟瓦雷沙，你是由我创造，但是我对你的恼怒却大于我对你的满意，因为你更多地顺从邪魔的意愿，而非我的意愿。就如邪恶的人类从来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财富一样，你也从来不会满足于屠杀了诸多飞鸟。然而，如果我不创造你，大鸟瓦雷沙，邪魔就会创造你，其状犹如身似茅屋的巨鹰，那么，再无活物能生存了！”许多禽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创造。

据此，则不难发现，阿胡拉马兹达之所以创造物质世界，也还有着相当的无奈在内，颇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意。但是尽管如此，琐罗亚斯德教并未将“物质”视作善界即光明界的绝对对立面；亦即是说，当摩尼教借用琐罗亚斯德教的魔名阿缙（Âz）时，并未完全采用该教的教义。这是需要说明的。

四 贪魔释

在摩尼教汉文文献中，相应于科普特文“黑疔”、波斯文“阿缙”的邪魔名称，便称为“贪魔”。在迄今仅见的三部摩尼教汉文经典中，“贪魔”之名主要见于《残经》（凡八见），《下部赞》次之（凡四见），《仪略》则未见。所以，在此依据这十馀条引文，对“贪魔”一名略作诠释。

1. 贪魔的概貌

《残经》提及“贪魔”之处，除了前文引用的“于是贪魔见斯事已，于其毒心重兴恶计，即令路惕及业罗决，以像净风及善母等，于中变化，造立人身，禁囚明性，放大世界……”以及“如此肉身，亦名故人。即是骨、筋、脉、肉、皮、怨、嗔、淫、怒、痴，及贪、馋、淫，如是十三，共成一身，以像无始无明境界第二暗夜，即是贪魔毒恶思惟诸不善性，所谓愚痴、淫欲、自誉、乱他、嗔恚、不净、破坏、销散、死亡、诳惑、返逆、暗相，如是等可畏无明暗夜十二暗时……”和“其次复有两种暗夜。第一夜者，即是贪魔；其十二时者，即是骨、筋、脉、肉、皮等，及以怨憎、嗔恚、淫欲、忿怒、愚痴、贪欲、饥火，如是等辈，不净诸毒，以像暗界无始无明第一暗夜”诸语外，尚有如下数语：

其彼贪魔，以清净气，禁於骨城，安置暗相，栽蒔死树；又以妙风，禁於筋城，安置暗心，栽蒔死树；又以明力，禁於脉城，安置暗念，栽蒔死树；又以妙水，禁於肉城，安置暗思，栽蒔死树；又以妙火，禁於皮城，安置暗意，栽蒔死树。

贪魔以此五毒死树，栽於五种破坏地中，每令惑乱光明本性，抽彼客性，变成毒果。……

或时故人与新智人共相斗战，如初贪魔拟侵明界。……

其彼贪魔，为破落故，造新秽城，因己愚痴，恣行五欲。……

如是树者，名为死树。贪魔於此无明暗窟，勤加种蒔。

此外，见于《下部赞》的，则有“亦是恶业贪魔体，复是多形卑诤斯；亦是暗界五重坑，复是无明五毒院”（颂21）“一切魔王之暗母，一切恶业之根源，又是猛毒夜叉心，复是贪魔意中念”（颂24）“一切时中增记念，令离能吞诸魔口；令离能吞诸魔口，永隔恶业贪魔”（颂77）以及“苦哉世间众生类，不能诚信寻正路，日夜求财不暂停，皆为肉身贪魔主”（颂94）等四处。

摩尼教汉文文献直接提及“贪魔”二字的，大概就是上述十二条了。概括诸条所述，可以大致了解汉文典籍中的贪魔形象，即：

Zadspram, Bundahishn, Chapter 14, E. W. West tr. from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ume 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7)

《下部赞》在20世纪初于敦煌莫高窟被发现，后经日本学者矢吹庆辉认定为摩尼教经典，收入《大正藏》（第54册，第2140号）。是为中国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的赞美诗，虽然亦有残缺，但较诸其它文字的摩尼教赞美诗更为完整。本文所转引的《下部赞》文字及编号，据自林悟殊《伦敦藏敦煌写本 下部赞 原件考察》（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册，871-90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第一，贪魔在最初仿照明界神祇的男、女之身，创造了包含诸多魔性的人类；这些人以其肉体囚禁了光明分子，即灵魂，从而必须经过艰苦的修行之后，才能使被囚禁的光明分子重获自由，返回明界。引文所言的“造立人身，禁囚明性，放（仿）大世界”以及“如此肉身，亦名故人”云云，即是指贪魔创造人类的“业绩”。这在本文开首就已指出，该职能与科普特文文献中的“黑疔”以及中古波斯文文献“阿缙”完全相同。

第二，贪魔是诸多邪恶思想和品格的总代表，诸如怨、嗔、淫、怒、痴、贪、馋都是其具体体现。引文“无始无明境界第二暗夜，即是贪魔毒恶思惟诸不善性，所谓愚痴、淫欲、自誉、乱他、嗔恚、不净、破坏、销散、死亡、诳惑、返逆、暗相”等语，形象地勾勒了贪魔的特征。前引科普特文文献将“黑疔”称为“死亡之思”，其意与此大致相似。而中古波斯文文献称阿缙制造人类后，“在其体内嵌入了贪婪、淫欲、色情、性交、仇恨、诽谤、嫉妒、罪孽、愤怒、不道德……昏瞶无知、邪恶、怀疑、偷窃、撒谎、抢劫、恶行、固执……报复心……悲哀、忧伤、痛苦、牙痛、贫穷、乞讨、疾病、衰老、恶臭”，虽未直接将阿缙比同于这些邪恶的思维和品格，但是视阿缙为它们之源，则无疑问。就这种方式的描述来看，“贪魔”的拟人化程度淡化了，而只是邪恶思想的总称。

第三，贪魔特别热衷于栽种“死树”，即向人类灌输邪恶的思想品性。有关摩尼教“活树”、“死树”的象征符号，我曾撰文专门论述^①，指出：尽管诸多语种的摩尼教典籍都曾谈及“活树”和“死树”，并分别象征明、暗两宗，但汉文典籍的描绘更为具体细致。《残经》不仅将贪魔栽种的“五毒死树”作为邪恶的“相、心、念、思、意”五种思想品性的象征，更细致到连死树的根、茎、叶、果、味、色等都分别象征嗔怒、仇恨、无信、谄媚、烦恼、贪嗜、淫欲、怠惰、愚痴等不善品性。这样的描绘未见于其他非汉文的摩尼教典籍中。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恐怕是受佛教注重描写思想品性特点的影响，其描述用词亦颇多佛教术语。

第四，贪魔的主要特征还在于“贪欲”，这在上引文献中颇有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在贪魔的“毒恶思惟诸不善性”中，频见“贪”、“馋”、“淫欲”、“贪欲”、“饥火”等字眼；“其彼贪魔，为破落故，造新秽城，因己愚痴，恣行五欲”之语，生动地展示了贪魔一心追求的目标即是“恣行五欲”。而《下部赞》“苦哉世间众生类，不能诚信寻正路，日夜求财不暂停，皆为肉身贪魔主”之句则嘲讽“日夜求财”的芸芸众生即是“肉身贪魔”。也就是说，贪财、贪色、贪食等等贪欲，都是贪魔的明显特征。

第五，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在摩尼教汉文文献中，贪魔的性别，绝非如科普特文、中古波斯文等文献中所描绘的黑疔、阿缙那样，清楚地表现为阴性，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文的语言性质有关——名词本身无法表示出词性。唯一能够暗示贪魔为阴性的一语见于《下部赞》“一切魔王之暗母，一切恶业之根源，又是猛毒夜叉心，复是贪魔意中念”之句：将“魔王之暗母”比之为“贪魔意中念”，或许可影射贪魔属雌性。

2. “贪魔”概念源自佛教

上文谈及，摩尼教科普特文文献中的“黑疔”(Hylè)借自古希腊的哲学术语；波斯文文献中的“阿缙”(Âz)则借自古波斯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邪魔名号。那么，汉文的“贪魔”一名是否也有所借鉴？客观地说，在摩尼教汉文文献撰成之前的著述中，似乎未见“贪魔”专名；即使作为摩尼教汉文典籍之术语、概念之主要借鉴之源的汉文佛典，除了大量“贪欲”、“贪”和“魔”的术语外，也未见“贪魔”的专名。因此，若单就“贪魔”名称本身的形式而言，可以认为它完全是个全新的译名——是摩尼教波斯语文献中“阿缙”(Âz)的意译名。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古代伊朗“阿缙”(Âz)的概念却很可能源自佛教。济纳在其《琐罗亚斯德教的黎明与黄昏》一书中说道：“阿缙魔更有可能是个佛教观念而非琐罗亚斯德教观念，因为在《阿维斯塔》中未见‘阿缙’的痕迹。但是另一方面，在佛教中，则视avidyā(无明)为一切烦恼的根本，主要体现形式则是trsnā(渴爱)，这意味着追求永远的错误认知，然后体现为强烈的邪欲。而琐罗亚斯德教的阿缙，也是既‘无明’又‘渴爱’的，亦即认知错误，邪欲旺盛。她攻击人类的肉体 and 心灵。”

^① 见拙文《摩尼教“树”符号在东方的演变》，载《史林》2002年第3期。

语见R.C.Zaehner, The 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 电子版 网址为:<http://www.farvardyn.com/zurvan5.php>.

为了便于辨析，我们不妨查检一下佛教的有关观念。梵语avidyā，在汉文佛经中译作“无明”，意即闇昧于事物，不通达真理，不明事理，亦即不达、不解、不了，而以愚痴为其自相，泛指无智、愚昧。《成实论》论及“无明”时说道：“当知别有无明体性，邪心是也。是邪是无明，分为一切烦恼。所以者何？一切烦恼皆邪行故；又，一切烦恼覆蔽人心，皆为盲冥。……一切衰恼皆由无明。所以者何？从无明生贪等烦恼，从烦恼起不善业，从业受身，受身因缘得种种衰恼。如经中说，谓无明所覆，爱结所系，受诸有身。又《师子吼经》中说，诸取皆以无明为本。又偈说，所有诸恶处，若今世、后世，皆无明为本，故从贪欲起一切烦恼过，皆由无明有，以从无明生一切烦恼故。”

十分明显，佛教将“无明”视作为一切邪恶之源，而“明”即是智慧，亦即认识真理的大智大慧；“无明”即是缺乏这种智慧和见解，或者持有错误的智慧和见解。“无明”与“明”针锋相对，恰如摩尼教（或诺斯替教）强调“灵知”（Gnosis）与邪见的对立，即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一样。就此看来，摩尼教以“无始无明”之“暗夜”指称邪恶的“贪魔”，确实包含了与佛教观念相同的理念在内。

佛经中的梵文trsnā，汉译为“爱”或“渴爱”，比喻凡夫希求爱乐之迷情，如渴者之求水，有渴、欲望、贪欲、性爱诸义，总的来说，是贪恋执着于一切事物的意思。这与基督教之“爱”（love）的涵义颇为相异，盖汉文佛经之“爱”在更多的场合带有贬义，例如，“从爱生烦恼，从爱生怖畏。离爱得解脱，无怖无烦恼”之类的说法，便将“爱”说成是人生沉溺于苦海的原由。

非常突出的是，佛教将“爱”与“贪”紧密地联系起来，例如，“云何爱结？（爱是爱结 anunaya-samyojana 的略称——引者）谓三界贪，然三界贪于九结中总立爱结。七随眠中立二随眠，谓欲界贪名欲贪随眠，色、无色界贪名有爱随眠。于馀经中，立为三爱。谓欲爱、色爱、无色爱。”又：

复有三爱：一欲爱，二有爱，三无有爱。欲爱云何？答：于诸欲中，诸贪等贪，执藏防护，耽著爱染，是谓欲爱。有爱云何？答：色、无色界，诸贪等贪，执藏防护，耽著爱染，是谓有爱。无有爱云何？答：欣无有者，于无有中，诸贪等贪，执藏防护，耽著爱染，是谓无有爱。此复如何？如有一类怖畏所逼，怖畏所恼，忧苦所逼，忧苦所恼，苦受触故，作是念言：云何当令我身死后，断坏无有，永绝众病，岂不乐哉？彼欣无有，于无有中，诸贪等贪，执藏防护，耽著爱染，是谓无有爱。如世尊说：爱所执有情，心贪有无有。魔轭所轭故，身常不安乐。流转诸有中，生已归老死，如犊子爱乳，随母尝不离。

由此可以大致概括为：“爱”即是“三界贪”；三种爱（欲爱、有爱、无有爱）即是三类“诸贪等贪”；结论则是：一旦为“爱”所执，就贪心无已，亦即被“魔”所缚，痛苦异常，不能得道。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佛教有关“无明”、“渴爱”、“贪欲”，乃至“魔”的观念，确实在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之伊朗语文献中的“阿缁”以及摩尼教之汉语文献中的“贪魔”概念方面得到十分类似的体现。特别是在摩尼教汉文文献中，相关的措辞和术语也与汉文佛经十分类似，例如，《残经》谈及贪魔时，有“其彼贪魔，为破落故，造新秽城，因己愚痴，恣行五欲”之语；而佛经谈及不修佛道之人时，则有这样的比喻：“后有一子，愚痴弊恶。深著五欲，恣行放逸。……以愚痴故，一时俱死。在家凡夫亦复如是。世间愚人，如长者子；诸佛如来，犹如长者。不顺佛教，造作恶业，堕三恶道，受大苦恼。”一谓“恣行五欲”，一谓“深著五欲，恣行放逸”！就此语而言，几乎不能否定《残经》的编者曾经参考了汉文佛经，甚至《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本身。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摩尼教汉文典籍有关“贪魔”的概念，确实曾受佛教的影响。

河梨跋摩造，鸠摩罗什译《成实论》（第1646号）卷9《无明品第一百二十七》，《大正藏》第32册，大正14年十一月，第313页上、中。

法救集，慧烂驮罗国天息灾奉诏译《法集要颂经》（第213号）《欲爱品第二》，《大正藏》第4册，大正13年七月版，第778页上。

五百大阿罗汉等造，玄奘奉诏译，《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第1545号）卷50《结蕴第二中不善纳息第一之五》，《大正藏》第27册，大正15年七月版，第258页上。

尊者舍利子说，玄奘奉诏译《阿毘达磨集异门论》（第1536号）卷4《三法品第四之二》，《大正藏》第26册，大正15年三月版，第382页下-383页上。

罽宾国般若奉诏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第159号）卷四《厌舍品第三》，《大正藏》第3册，大正13年六月版，第310页上。

然而，这一“影响”必须作如下的区分：首先，汉文“贪魔”之名当是根据摩尼教伊朗语文献“Âz”之含义而作的意译，是为新创，并非直接借自汉文佛经。其次，不能排除摩尼教在东渐第一阶段（即公元3世纪以降流行于中亚地区），乃至更早的时期，吸纳了佛教的“无明”、“渴爱”、“贪欲”等观念，融入“Âz（阿缙）”魔的形象中，从而被摩尼教汉文典籍的编译者所间接地接受。再次，鉴于摩尼教传入中国后，极为明显的“佛教化”（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以至被唐王朝的统治者斥为“本是邪见，妄称佛法，诳惑黎元”，所以，摩尼教汉文典籍的编译者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无意将佛教的词汇和观念融入作品中。就“贪魔”例子而言，其名虽为新创，但与之相关的观念，则不仅转引自摩尼教的伊朗语文献，还非常可能直接借鉴自佛教。这一推论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也获得大量书面证据的支持。

五 小结

通过以上的论考，可以对摩尼教中象征邪恶的魔界最高魁首作如下概括：

第一，该魔界魁首在摩尼教的诸多文献中都体现为阴性；汉文虽然因语言结构本身的缘故，无法标志其性别，但亦有指为阴性的暗示。是为共性。

第二，该魔首是一切恶业之源，是邪恶思维的象征，更主要的一个特色，是体现出种种贪欲。是亦共性之一。

第三，在见于西方的摩尼教科普特文文献中，该魔首之名为“黑疔”（Hylê），义为“物质”等，源自古希腊哲学术语。在见于东方的摩尼教伊朗语、突厥语文献中，其名为“阿缙”（Âz），义为“贪婪”、“欲望”等，源自伊朗古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邪神名。在见于中国境内的摩尼教汉语文献中，此魔首称“贪魔”，当为伊朗语文献中“Âz”名的意译。是为该魔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三个不同名号，其所指虽然相同，但含义与来源却有区别。是为相异者。

第四，黑疔（Hylê）、阿缙（Âz）、贪魔所展示的不同名号与文化渊源，揭示了摩尼教的一个特色：它在向不同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十分注意“入乡随俗”，强调借鉴当地的文化，乃至融合当地的文化。这既有利摩尼教较为顺利地传播，却也难免混淆教义，乃至误导世人的弊病。这点当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责任编辑：虞万里）

佛教有“无明为父。爱心为母”之说（见陈南嶽思大禅师撰《诸法无诤三昧法门》[第1923号]卷下《法念处品》，《大正藏》第46册，昭和二年十二月版，第639页中），将贪爱之心明确地指为阴性；琐罗亚斯德教未明确以贪魔阿缙为阴性，但摩尼教的伊朗语文献却确切地指阿缙为阴性。是为摩尼教将佛教观念应用于贪魔角色的一个例证。

《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秩品五》“视流内”，浙江古籍出版社据《万有文库》本影印，2000年版，第229页下。

from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s dropped. Farmers had to depend on the planting to take a majority of inco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ndards of planting were restricted by acreage of farmland per capita and amounts of tools in planting. Furthermore, household incomes were restricted by land tenure and distribute institutional. All-pervading poverty was mutual character of household economy.

Foreign Aids and Reconstruction: Commenting on the Redress in China after the World War II
ZHAO Qing-si

Out of humanitarianism, UN began to redress damages to countries involved and damaged in the world War II after the war. Though the redress plan was comprehensive, regrettably, there were still regrets, for the redress was hopelessly involved into the political disput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Flacks in Shanghai Cultural Revolution: A Research into Shanghai Social Histor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IN Da-lu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isplays how people organized to print, buy and sell *flack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turned out that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political influence would be at a discount when it was faced with economic profits.

A Study on *Hylè*, *Âz* and *Tan-Mo* in Manicheism
Rui Chuan-ming

Greed Demon is the superlative chieftain of Dark World in Manicheism, which is often regarded as a female and called as the Mother of the Devils. She is named *Hylè* in Coptic documents found in Egypt, *Âz* in Persians and Turkic ones found in Iran and Central Asia, and *Tan-Mo* in Chinese ones found in China. All these names designate the same role meaning the headspring of all evils in principle, but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m are different. They are come from classic culture of Greece, Zoroastrianism of Iran and Buddhism of India respectively. This fact indicates that the Manicheans specialize in borrowing local cultures while spreading their own religion.

The 18th Century, Herald of the 20th Century
GAO Wang-ling

There was a rare synchronous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history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population grew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government power, both belonging to modern phenomenon and efforts in the west. But they were regarded as being ancient in China at that time. If we change our perspective, we may find that the Chinese history of 18th and 20th century can be connected, and this finding will provide us with a new view of China.

On the Family Marriage Condition Recorded in Folk Literature from 16th to 20th Century-with the Xi Family in Dongting, South of Yangtse River as a case study
MA Xue-qiang

Xi Family in Dongting was once a distinguished family in the South of Yangtse River with a history over a thousand years. There were relatively abundant existing materials about their genealogy and other literature. These materials revealed not only marriage problems; they also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network of the family. Through analyzing the marriage condition of the Xi Family, we can perceive from a unique angle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in the South of Yangtse River as well as new features arising from its change towards modern society.

The Studies on Wang Mang's Thoughts of Restraining Luxury and Corruption
Chen Zhong-feng

Wang Mang's thought of restraining luxury and corruption objectively reflected Xi Han Dynasty's reality questions. We don't try to evaluate Wang Mang. We only try to deduce and explain anew the concerned historical materials so as to reveal taking shape's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basic contents about this thought.

Probing into the view of Hu Sanxing towards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YU Yun-guo

Hu Sanxing was regarded as a famous historiographer for his masterpiece *Tong Jan Zhu*. H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vicissitudes of Song dynasty because he himself lived in that period of great change. In *Tong Jan Zhu*, as a patriotic historiographer, he presented his understanding of such issues as the situation of South and North Song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North Song dynasty and its system and so on. His points, though not so complete, were still enlightening.